

文豪书系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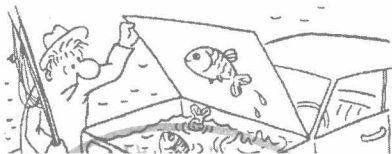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孟子

第4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 元(全 36 卷)

目 录

孟 子	(1)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4)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17)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34)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47)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61)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74)
卷七 离娄章句上	(87)
卷八 离娄章句下	(101)
卷九 万章章句上	(115)
卷十 万章章句下	(128)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141)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155)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169)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185)

孟子

孟柯，鲁国邹人，跟从子思的门徒学习。精通学业以后，游说并服事齐宣王，但是宣王没有重用他。孟柯到了梁国，梁惠王认为他的话没有用，认为是见识迂阔而不合实际的需要。在当时，秦国重用商鞅，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楚国、魏国重用吴起，战胜强敌，削弱敌人；齐威王、齐宣王重用孙臆、田忌等人，使诸侯国向东朝拜齐国。天下各国正致力于合纵或连横之策，以擅长攻伐为贤能，而孟轲却去介绍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所以他所到之处，其观点都不合实际。于是只好回国与万章等人论述《诗》、《书》，阐述孔子的思想，并写作了《孟子》七篇。他的后继者有邹子等人。

齐国有三位邹子。第一位叫邹忌，利用弹琴求见齐威王，于是得以参与国政，被封为成侯并拜受相印，他在孟子之前。

第二位叫邹衍，他比孟子晚。邹衍看到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更加荒淫奢侈，不能重视道德，像《大雅》中所说的那样来修身，并向百姓们推广。于是他深入地考察万物的阴阳变化之理而创造怪异而迂阔的变化之学，著有《终始》、《大圣》等篇共十多万字。其中的语言广大而不合常理，一定要先在具体的小事上加以验证，而后再推广到大的事情上，以至于无限。先论述当今，然后上溯到黄帝，运用的都是学者们共同认可的材料，从历世的盛衰中，考察与吉凶有关的制度，再往前推，一直到天地还未诞生，一切都处于混沌不可探究的时候为止。在书中他首先罗列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深谷禽兽，水土上的出产，珍贵的物类，并以此类推，一直到海外异域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又称自从天地分别以来，五德根据五行的变化而流转，不同的时代都由五德中的一德来统治，两者合若符契。认

为儒者所说的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字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本身有九州,也即禹所排列的九州,但这不是他所说的州的数目。在中国以外与赤县神州一样的州东方又有九个,这才是所谓的九州。在那里有小海环绕,人民禽兽互相间都不能相通,就好像在一个区域中,这才是一个州。在这九个州之外,有大海环绕,这才是天地的边际。书中的学问都属于上述所说的一类。然而它的宗旨,一定归结到仁义节俭在君臣上下及六亲身上的施行,只是开头有点不着边际。那些王公大人初次见到他的学说,都很惊讶并愿意仿效,但最终无法去实施。

于是邹子在齐国受到重视。邹子去魏国,梁惠王到城郊去迎接他,行宾主之礼。他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躬行并为他拭席。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扫道路并亲自开道,还请求让自己以他的弟子的身份接受学问,专门修建了碣石宫,亲自前往拜他为师。他著有《主运》篇。他游历诸侯时受到如此的尊敬礼遇,岂是孔子在陈、蔡游说时因饥饿而面有菜色,孟子在齐、魏遭受困厄所能比的!所以周武王以仁义为旗号而攻伐纣王并因而称王,而伯夷却宁受饥饿而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问孔子如何用兵布阵,而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计划攻打赵国,孟轲却称颂当年周太王离开邹的故事。这些难道是有意去奉承世俗并与之苟合吗!拿着方形的榘头想放入圆孔中,这怎么可能呢?有人说:伊尹背着鼎来劝勉商汤,商汤因而称王;百里奚原来在车下喂牛,而秦穆公重用他,因而称霸,这都是先迎合,然后再把他们引导到大道上。邹衍的言论虽然不合常规,但是否也有像百里奚喂牛、伊尹背负鼎那样的用意呢?

从邹衍及齐国的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人,都写书谈论国家治乱的学问,并以此去求见诸侯国的国君,怎么能说得完呢!

淳于髡,齐国人。他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学业上不专主一说。他在劝谏游说时,钦慕晏婴这个人,但是注重奉承别人并察颜观

色，有一个门客把淳于髡推荐给梁惠王，惠王摒退左右之人，单独见他两次，淳于髡始终不发一言。梁惠王觉得很奇怪，责备那个门客说：“你称道淳于髡先生，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等他见到了我，我却并没有什么收获。难道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他说吗？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门客把梁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嘛，我第一次见到惠王，他想着驱马围猎之事；第二次见到惠王，他在想着音乐。所以我就默不作声。”门客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了梁惠王，惠王十分惊讶，说：“啊，淳于先生真是一个圣人！第一次淳于先生来时，有人献给我好马，而我还来不及去看，恰遇先生来了。第二次先生来时，有人献来歌伎，而我还来不及欣赏，也恰巧碰上先生来。我虽然摒退了左右之人，但心里还在想着马和歌伎，确实如此。”后来淳于髡来见，一连谈了三天三夜，都不知疲倦。惠王想任他以卿相之位，淳于髡却推辞了。于是惠王送给他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成捆的丝帛及璧，还有黄金百镒。淳于髡一辈子都没有去当官。

慎到，赵国人。田骈、接子，是齐国人。环渊，楚国人。他们都学习黄帝、老子关于道德的学问，并阐发、说明他们的主旨。所以慎到著有十二论，环渊著有上下篇，而田骈、接子都有所论述。

邹奭，是齐国的第三位邹子，他采纳了不少邹衍的学说来写书。

当时齐王赞赏他们，自从淳于髡以下，都任命为列大夫，替他们在宽阔的大道边建房，都是门户高大的大房子，并尊重、宠信他们。以此招揽天下诸侯各国的宾客，称齐国能招致天下的贤能之士。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第1章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谈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为王的说，‘怎样才能对我的国家有利？’为大夫的说，‘怎样才能对我的家族有利？’士子和百姓也都说，‘怎样才能对我自己有利？’那就会使举国上下都相互夺取私利，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能弑杀它的国君的人，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能弑杀它的国君的人，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万辆兵车的国家拥有千辆，在千辆兵车的国家拥有百辆，他们的财富不能不说已相当多了。但是，如果轻义重利，那大夫不把国君的财富夺去，是决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却遗弃父母的人，也没有讲‘义’却怠慢国君的人。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开口就谈利益呢？”

第2章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正站在池塘边，一边观赏着鸟兽，一边对孟子说：“道德高尚之人也有这种乐趣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道德高尚之人才能享受这种乐趣，没有道德的人即便拥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有乐趣。《诗经·大雅》写道：‘开始规划造灵台，苦心经营有人才，百姓众多齐建造，迅速完工局面开。营建原本不急躁，百姓踊跃自动到。王游灵苑意逍遥，母鹿静卧头高高。母鹿肥硕形态美，鸟儿净洁白羽毛。王在灵沼细观赏，满池鱼跃乐陶陶。’这段诗说明，虽然周文王动用百姓来筑高台、修深池，而百姓却很高兴，还把那高台称为‘灵台’，把那深池称为‘灵沼’，并因他有各种动物而高兴。这就是因为文王能跟百姓一起同乐，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乐趣。至于夏桀，却与此相反，他曾自比为太阳，《汤誓》中这样记载着：‘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像夏桀这样的暴君，百姓竟盼望跟他同归于尽，这种人即便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又怎能独自享受到乐趣呢？”

第3章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

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真是用尽心力了。河内如果遭遇灾荒，我就让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还把河东的粮食运一部分到河内。如果河东遭遇灾荒，也同样这么办。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替百姓操心的。可是，那些国家的百姓并没有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作比喻吧！战鼓咚咚一响，双方的兵器刀锋刚开始相接，就有人丢弃盔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才停住，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住。事后，跑了五十步的人竟来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怯懦，这样有道理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道理！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

也同样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不要指望你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

“如果在不妨碍农民耕种收获的农时，保证农业生产，那么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不用细密的鱼网捕鱼，就可以保护鱼类资源，那么鱼类就会吃不尽；如果进山林伐木能按规定的季节，以保护林木成长，那么木材也会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就能使百姓生有以供养、死有以安葬而无所怨恨。生有供养，死得安葬而无怨恨，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

“一家给他五亩大的宅园，四周种上桑树，年过半百的人都可以穿上丝棉袄了。鸡、狗、猪之类家畜，不要错过饲养和繁殖的时机，那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有肉吃了。一家给他一百亩土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生产，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认真办好学校，反复用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诱导他们，那么，须发斑白的老人就不用不着在大路上背负、头顶着东西奔波劳累了。七十岁的老人能穿丝棉吃肉食，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做到这些还不能使天下归服，那是不会有这样的事。

“现在呢，情况恰好相反，富人的猪、狗吃掉了人的粮食却无人制止，路上有饿死的饥民却无人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却说，‘不能怪我啊！只怪年成不好。’这与亲手用刀杀人，却说‘不能怪我啊，只能怪刀子’，又有什么差别呢？看来，如果大王不归罪于年成，而从自身的政治方面查找原因，立即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才会纷纷投奔你。”

第4章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很高兴能听到您的指教。”

孟子问道：“用棍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现在您的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槽里有健壮的马，可是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简直就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野兽互相吞食，人们尚且厌恶它；身为百姓父母官，管理政事，却不免率领禽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当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过：‘开始制作木偶陶俑来殉葬的人，理该断子绝孙吧？’为什么孔子这样痛恨呢？就是因为木偶陶俑极像真人，却用来殉葬。试想连用俑殉葬都不能容忍，又怎么能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第5章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

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译文】 梁惠王说：“当年我们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国家，这您自然很清楚。而今我当政，东边被齐国打败过，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败给秦国，丧失了河西之地七百里；南边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池。我为此感到耻辱，希望能替所有战死的人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孟子回答说：“即使是方圆百里的小国，都可以行仁政而使天下归服，何况魏国是个大国呢？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闲暇时能学习孝顺、爱敬、忠诚、守信的道德，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在外能尊长敬上，这样，即便是手里拿着木棒，也能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楚国大量侵占百姓的农时，使他们无法耕种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逃西散。他们这样坑害百姓，大王如果去讨伐它，有谁能抵挡得住呢？因此说：‘仁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您不要再犹豫了！”

第 6 章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 孟子谒见梁襄王，出来后，告诉别人说：“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不见其威严。他突然问我道：‘天下怎样才会

安定?’

“我回答说：‘天下统一，才能安定。’

“他又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

“我回答说：‘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他接着问道：‘有哪些人能跟随他呢?’

“我回答说：‘天下的人没有不跟随他的。您知道禾苗的情况吗？七八月间如果干旱，禾苗就枯萎。如果天空乌云密集，下起一场倾盆大雨，禾苗就会猛然蓬勃生长起来。像这样，有谁能阻挡得了？现在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他的解救了。果真如此，百姓归服于他，就好像洪水向下奔流一样，那种争先恐后的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

第 7 章

【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龀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而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副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

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弟子们从不谈论齐桓、晋文称霸之事，所以也没有流传到后代，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我说，那就谈谈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道：“要有什么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说：“保护、安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抵挡的。”

齐宣王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安抚百姓吗？”

孟子回答说：“能。”

齐宣王问道：“凭什么说我能呢？”

孟子回答说：“我曾听到胡龀讲过：有一天，王坐在殿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王看到了便问道：‘牵着牛到哪儿去？’那人回答说：‘准备宰了祭钟。’王就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它那恐惧哆嗦的样子，能这样毫无罪过就宰了它吗？’那人说：‘那么，是不是废除祭钟的仪式呢？’王回答说：‘怎么能废除呢？用只羊来代替它吧！’——不知道真有这件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凭这种仁爱之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王是吝啬，我早就知道王是不忍心。”